

睁开眼，今天还死不成。

刨锯敲木声，是在做她的棺材吗？

大难馆楼下是棺材店，楼上隐讳叫养病所，虽然心知是养不好的。寿板、寿衣、冥纸、纸扎品与殡仪后事——一条硕莪巷专做死人的生意。来了个把月，她还不习惯已经不在广合源街二十几年的床位，是躺在死人街楼上的铁床。

袅袅香烛、冥纸焚烧的熏味，夹着臭酸体味窜入鼻间。房间包括靠窗的她有五张铁床，右边躺着白发苍苍的老妇，背对着她，一戳银发翘起，一动也不动地竖着。她眼珠溜转，今日有西瓜。斜对面的女人抱着大西瓜蜷缩着睡了。以前经过死人街，会看到满地摔爆的西瓜，血肉模糊，一片狼藉。住进这里后，她明白西瓜的作用了。痛时，给她们用沉重的西瓜压着小肚，像臭虫蜷缩成球；没西瓜止痛时就捧腹侧躺着，像个干瘪的虾米。

剧痛从小腹蔓延开来。医生说她医不好了，回去吧。

夜里，小腹像被人往死里扭，痛得她喊出来。好不容易停了，过一阵子又来，这次扭得更紧，叫得姐妹没觉好睡。还要一起挨多久？不如自个儿去大难馆，总好过死在姐妹同房的床位间。

她厌恶那位医生。他的问题让她无地自容。

结过婚吗？有姘头吗？

“我都没嫁人。”

“不可能的……”

她的脸从青白转成赤红，激起她广东阿姐骂通街的本能，坚守她的清白。

“你当我是恭锡街做鸡嘅？医生，你係猪脑咩？我哋三水婆如果咁随便，仲驶日晒雨淋，去工地做粗工？”

所以，这个病是从男人那里来的？

从何跟坚守单身的姐妹说起？只能说是肚生癌。

久病无姐妹。夜晚痛得大家都睡不着，她们一大清早还要到工地做粗活的。躺久了，使她凡事都变得敏感，也让她看出姐妹压抑住的烦躁。能在自己的床位到最后，当然最好。但死在四姐妹同挤二十几年的房，晦气萦绕活人的空气不散，换作是她也不要。

能回乡病终吗？十几岁出外快三十年就一直没回去过。长途海路可能撑不住，她不想死在船上被抛落海里。寄回乡的信石沉大海，让她彻底打消回家的念头。要钱的信来得又快又密；她寄回的信，一念到“死”字可能就立刻丢进火炉去了。

她说要去大难馆时，姐妹掩面哭了。四人在不同时期南来，都来自番禺三水县。年纪最小的阿桃来自她隔篱村，虽相差十几岁，但跟她最亲，是她极力挽留，说姐妹同心，夹手夹脚照顾她到最后。阿梅、阿英抽泣着，没接话。她给她们台阶下，细数去的好处：房租、开支像流水，至少现在还有点钱买副棺木，走得安心。这一说，阿桃也无语了。翌日，三姐妹夹手夹脚，把她扶到死人街。

扛惯砂石、砖头，岁岁年年，硬了她们的肩膀。但这病让她只剩下一皮囊硬骨头，人称黑珍珠的风韵也被拭擦掉，褪成暗哑灰色。她们踩着菜市的污水、大排档的残渣；穿过戏院街的人潮和硕莪街的脂粉；野味摊的蟒蛇剥了皮、山瑞开了膛、狐蝠穿肠剖肚——空气飘荡着生与死的腥臭。风注满她的衫裤，飘飘忽忽，像竹竿上风干的衣裳。路人怯怯望向病殃殃的她，下意识后退，开出一条路给她，仿佛知道她正跨过人间路，踏进香烛熏眼，冥纸飞散的巷弄，准备到阴间的渡口。

照医生的推算，去到死人街后，她应该还有两个多礼拜。

初时，姐妹晚晚都来，走之前，大家都哭成一团，每见一晚，就少一晚。

期限过了，她没好，但也没死。她们也算不清了。已有一个多月了吗？渐渐的，阿梅和阿英也少来了，只剩阿桃。

阿桃现在不问她好不好点了，也不太提起两位姐妹。两人的话题少了，但空气里仍有静默的陪伴。

同房的四人岁数六十起，她还差七年就满五十岁，但久病瘦弱的她没什么过人一等的，疾病让大家平等了。平日，大家有心照不宣的默契，不太说交心话，有一句没一句地打发时间，即使有人说了什么，没人接话，空气也不显得尴尬。有谁突然幽幽长叹一声，全室就静了下来，思量着彼此共同的命运。有谁悲从中来就拉上薄被，独自饮泣。斜对面床的那个女人跟她一样，痛时会喊出来，让她体会到姐妹与她同住的煎熬。这时，大家都不动声色地别过头，用手捂住耳朵。

居然有人一夜间好起来。靠门的那个裁缝，六十二岁，有天奇迹般病愈。那人坐在床边等人来接，心有余悸却压不住嘴角上扬的笑意。她抚平头发，扯扯换上的新衣，不敢跟同房眼神交接。虽然终究都要回到这里，但还能多活几年，谁都不想逗留一分一秒。豆腐街的床位还为那人留着。不像她。阿桃说，她走后第一个礼拜，睡了二十几年的床位就租了出去。是有多等不及她死吗？正衰人！两姐妹一起诅骂房东。连最后的生命线也切断了。

她每天盼望阿桃来看她。阿桃放了工，冲了凉，身上痲子粉的味道是活着的气味，加剧她对人间的眷恋。艰难赚的钱，要存下来寄回家，剩下的一点还给她买吃的。已说过反胃，吃不下，劝她把钱省起来，但阿桃还是带来甜美多汁的水晶梨，躺着吃，汁会流到颈项。但若有一天，阿桃不再来看她了，她会明白的。

在那之前，她想把一些守得密不透风的怨恨对阿桃倾诉。或者她该让秘密跟随自己入土？等到尸体完全溃烂，这怨恨也终于会流泻出来，再过十年、五十年，当她化为一堆白骨，怨念也会渗入泥里，怨无头，债无主。

大难馆没她住的床位间挤迫，馆徒四壁，铁床旁摆着矮木柜，寄放最后的贴身物。她的几件衫裤折进牛皮纸袋里，生锈的月饼铁盒装着几张戏院票根和她的登陆证件。一小瓶珍珠粉是她跟阿海在夜市买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货，因为他说她是黑珍珠，搽了可能会变白一点。里头几张照片都是姐妹在工地的合照。有位英国建筑师看她们蹲在一角吃午饭，帮她们拍了，过了几个月，还真的冲印出来，请人特地带来工地给她们，一人一份。

她剩余的一点钱，用小手巾打了几个结收好。她把它捏成更小团，下次阿桃来时，就偷偷塞进她的小篮子。当面给，她会推。若没能见她最后一面就走了，难保会被人发现拿走。她这辈子就剩下这一袋衣物和铁盒。

她一走，会走得很干净。

她的铁床靠窗，坐在床沿看得见街上停了七八辆三轮车，是载旅客来看出殡的。西洋旅客还拿相机拍。每次见到三轮车，她都会在一群车夫里寻找阿海的身影。当然不会有他。听说他娶的老婆有几分钱，以前是红牌阿姑，大他几岁，给他钱买车。他现在不骑三轮车，改驾霸王车了。

他见她跟他一样黝黑，不叫她的本名阿玉，总喊她黑珍珠。两人都在烈日下讨生活，但他见得人多，口花花已成本性。他搬来广合源街后才认识的。你叫我阿海啦，原本住海山街的阿海，咁就好记了。载你去睇戏啦，林黛做貂蝉。

和他去看的几出戏，票根她都保存在月饼铁盒里。她每日工钱五元，一出戏一元，对她是难得的奢侈。第一次去看林黛的《貂蝉》——跟铁盒上的古典美人有几分相似——但她最喜欢的还是粤语片，尤其喜欢红线女、南红、邓碧云、白燕演的。第一次让他请。下次就俾我请返啦。她个性爽快，说到做到，没拍过拖，不懂学女人的忸怩，什么都要男人埋单，只知道做朋友要讲真心，有来有往。

她差点可以跟他成家的。

他俩算在一起过吧？

如果在星加坡跟他成了家，生了根，今天就不用在这里等死了。

最后没拉埋天窗，或许也是好事。成了家，几年后她就发病死，对他也是亏欠。

他们说过无关紧要的话，她都记得。

载她的时候，他对她唱《三轮车上的小姐》。

她依稀记得，歌唱的是舞小姐，跟七十几岁的肥佬招摇过市。

她说：你是说，我是不正经的女人咯？

他说：歌明明唱的是刁蛮小姐，要车夫把三轮车变飞机，载她到巴黎。你分明就跟三轮车上的小姐一样不讲理。

坐在三轮车上看这个世界，对走惯路的她真别有一番滋味。从曼舞罗戏院看完南红、谢贤的《唐山阿嫂》，在小坡大马路上游车河，上桥过河，驶过高楼大厦，她自豪地指给他看：“我哋有份起嘅！”

聊起刚才的电影，他口花花：钟意谢贤咧？

她脑海闪过谢贤光着上身，露出精瘦肌肉的画面，对他飞了白眼。

珍珠山下黑暗的公园，树丛露出拍拖男女的四肢。几年前，一个十六岁少女光天化日下在这里被奸杀，即使有姐妹结伴，她也不会经过这里。现在她却跟他在这里。亲嘴还可以，但每次他解下她的衫扣，伸手进去摸她的胸脯，狂跳的心即变为周身冷汗，难以言喻的惶恐夹着厌恶从体内升起，让她挣脱，把他推开。她要怎么告诉他她不是一个完璧的女人？

他们是怎么散的？

这些年，她总想不通。

在一起的那几个月，她也三十几，早过了适婚的年龄，他不会对她真心的。有时她咬定他跟她在一起只是贪一时之快。要娶早就娶了。彼此没有承诺，他是不会娶她的。不知道是她避开他，还是他无法得逞而疏远她。到最后自己也搞不清了。

他在三轮车上说以后每早来载她去工地。

她问：也载阿桃？

他应允：也顺便载阿桃。

这个男人对她是真心过的。

都怪她把自己守得太紧。

她立在窗前，看得出神，就快到自己了。华人棺材状似元宝，棺盖的弧线、翘起的前头让她想起来时的那艘船。漂泊一生，最后还是躺在一艘船上走。她没了恐惧，反而觉得安心，踏实，临终前还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而且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

寿板买了，葬礼也用回乡的钱预付了，剩下的，就那么一点点。她一撒手，就会被抬下楼，放进那艘船。用的都是她自己的钱。

棺内铺上白布，纸钱和金银纸垫底，两侧放几件衣物。她一定会穿上新的寿衣，而不是身上旧得一搓就破的薄衫。没余钱买新衣陪葬，随身的那一纸袋衣物给人也没人要，拿来垫头总好过丢掉。

深蓝色的棺罩绣上花鸟，凤凰于飞，金线滚边，比她想象中还要华丽。这会披在她的寿板上，棺罩上顶着个椭圆的中式屋顶，八仙各踞屋檐一角，屋顶最高点伫立着一头狮子，代表今天出殡的是男的。到她时，上面将会是一只仙鹤，代表女子驾鹤西归。

在南洋无家无夫无子无女，她出殡那天，不会有亲人披麻戴孝。但阿桃、阿梅、阿英，还有工地的三水婆都会来送她，为她流下真心的眼泪吧？这么风光的阵仗，一点也不失礼，应该会有好奇的路人、小孩，还有那些胸前挂着相机的鬼佬旅客陪她走一段，送她最后一程吧？

灵车前的照片该选哪张？她为自己的虚荣失笑，这辈子没机会拍照，来来去去还不是那几张。姐妹和街坊来坐夜时也会要打个四圈吧？会有人通知阿海来坐夜吗？到时也要从大排档叫些宵夜来吃。这些钱也要的。

她翻出铁盒算钱，看看里头的几张照片，唯一一张大头照是刚来的那年，要做证件时去拍的。另外就是建筑师帮她们拍的，有张是她的个人照，戴着红头巾，眯着眼，不知是阳光太猛，还是在笑。死了还要戴着红头巾吗？

楼下，粗大的铁钉盖棺钉死。铁盒锵一声掉落地。她紧抓被单，蜷缩着身子躺回床上。唢呐响起，锣鼓喧天，在她耳边炸开。

痛楚、汗水在体内外翻腾，像浪一样冲打在身上。出丧的哭声和喧闹掩盖过了她的叫喊，隔壁床的老妇背对她，用手捂着耳朵。

痛死吧！死了就不痛了！

尖锐的唢呐刺痛她，夹杂着哭声像哀嚎，也像欢天喜地的叫嚣，分不清是喜事，还是办丧。他迎娶媳妇的时候，女的出钱在咏春园办喜宴，她没跟街坊跑去看热闹，只偷偷从窗口看他经过。她忘不了那唢呐声，因为听起来像女人凄厉的尖叫。

肠胃翻腾，跟来时船上一样。闭上眼，爆红的血丝被一道光刺透，棺罩上的金线金箔在烈日下闪闪发亮，像海上的粼粼波光，罩顶上的仙鹤飞走了。送葬的行列渐行渐远。

那时她以为会死在海上。长长的，失去日子意识的海上，闷热酸臭的船舱挤迫拥塞，呕吐物、尿液、汗水、海水将人腌成一条条咸鱼，吃不饱，神智不清地苟存着，也不确定到不到得了星加坡。船上人多，她没见过他。那晚，他不知道怎么来到她的身后，捂着她的嘴，从背后强奸了她。等到她挣脱哭叫时，他突然拉着她的手，不怀好意地喊她：老婆，不好叫啦，老婆。

谁是你老婆？！

老婆，唔好叫啦，吵到别人。

船上有个患病的男人死了，被抛进海里。大家已被死者妻子整夜的哀哭疲劳轰炸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都说是老婆了，应该是在耍花枪吧，这么漫长的海路，夫妻也是有需要的。

她被他的厚颜无耻怔住。高大中年男人，浓杂一字粗眉，藏着凶悍，露齿一笑时两排异常巨大的歪牙使她打了个冷颤。

一夜海上忽然兴风作浪，强奸她的男人从甲板上失足掉落海里。她亲眼看见海张了口，吞了他。天收他，一定是妈祖显灵。



醒时天已黑，风凉水冷。四周奇异地安静，估计过了两点，大排档都收档了。

牛车水的夜只剩男人的口哨声在回荡，从戏院横街穿过戏院街，再跨越碩莪街，清脆明亮，速度像慢踩着脚踏车往死人街渐进。

她竖耳听着，认出男人吹的歌，口哨声越来越近，终于来到楼下，停在她的窗下。

“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。”

是他吗？

是他吧？

是他。

暖暖的，鼓起胀起

浑圆的，饱和的，破了

从眼角流了下来。

她这辈子只坐过他的三轮车。车棚一盖上，就像在油伞下，挡风遮雨，叫人安心的气味。

“三轮车上的小姐真失礼

你把人家当自己

明明自己爱叻币

想跟人南洋去投机

相信那姓赵的坏东西……”

他说的对，是首打情骂俏的歌。

是时候了吗？

他来载她吗？

现在开的已不是三轮车了吧？

对，他买了车，开霸王车，发达了。

她会坐在车后座，闻到他的发油混着新皮革的气味。

不，她应该像当年那样坐在他身旁，看着他踩车，结实的腿缓慢有力地踩着。

她忽然心慌，抓着衣裳松开的纽扣，娇羞地扣好。躺了这些日子，头发都乱成一堆枯草。

口哨声停留了一下，没上来的意思，右转朝着恭锡街，缓慢地踩远，越远回音就拉得越长。

泪水把她掏得空空，径自干掉，一身都轻了。

黑暗中，大难馆的轮廓渐渐浮现。隔壁床的老妇仍维持之前的睡姿，一动也不动。

与不相干的人躺在这里，静静地等待最后一刻来临，就像在南来的船上，一群赌徒，明知可能会死在海上，但仍抱着一线上岸的希望。同一条船上，互不相干，却殊途同归。

“三轮车上的小姐真滑稽

嘴里说得太容易

心里想得太如意……

跟人南洋去投机。”

真好听，听一次就忘不了。

当初来时，是冀望有一天能裁件真丝衫裤或锦缎旗袍，装满一袋钱回乡。回望那千里迢迢的海路，家乡已不是家，这里也不是家，姐妹都不是家，只有自己是自己的家。谁想过会死在死人街？但她是安心的，在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地方，她庆幸有这一张铁床。

她不能每晚都不敢睡。一阖眼，他就会用断指的手来捂着她的嘴巴。不止一次。

在抵达星加坡之前，她要睡个好觉；不管最后到不到得到成，即使死在海上，月亮升上海面，亮得刺眼，她都要阖上眼一次。

海兴风作浪，突然张开黑不见底的大口。她跪在他脚边，像在求他放过她。她紧抱着他的脚，一鼓作气，用着了魔的力把他扳下船，将他祭给海阎王，顶多把自己也祭上。

海张了口，收下了他，之后她就一直风平浪静地到了南洋。天不收他，就由她来收他。

她摊开手，跟了她一辈子的秘密像个泡沫，冉冉升起，无声无息地破灭。

总字数：4995